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
的
非洲和亞洲

L. Woolf 著

駱笑帆譯 粟裕蒙校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印 行

1 9 3 1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
非洲和亞洲

L. Woolf 著
駱笑帆譯 粟裕葭校

1931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非洲和亞洲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非洲

第三章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亞洲

第四章 原因與結果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非洲和亞洲

第一章

緒論

本書之目的在論歐洲諸國家對亞洲及非洲各未開發的國家之關係。我們是今日的各箇並整箇的世界運動之目擊者，此種運動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及亞非兩洲的居民生活，都曾發生着深切的影響。耶穌教，封建制度，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爭等諸大世界運動的現象，均將在本書詳論，剖露於萬人之前，尤其是在對此諸現象毫無制既能力的當今的人類之前。此種運動之加於人類及加於世界，似乎是一種無可避免的自然勢力，和地震、時風，或冬夏的交替一樣。歷史



的定命論的觀點，雖然給許多人及許多歷史家以安慰，但是終竟是一箇錯誤。人類曾戰勝於偌大的自然勢力及長時期的和一切動物相鬪爭，其歷史之於現在，受影響於其他的勢力的，實屬甚少。人類的歷史，約自二千五百年以來，大都由人類自己決定，由人類的信仰及需要而決定。要是無一定的人去開始信仰及要求一定的事物，則耶教徒及耶教也許不會存在，更若假使無一定之他人去信仰及要求一定之他物，則早期耶教之壓迫或者不會發現；並由微弱的耶教而產生的耶教徒世界，結果從信仰與要求的勝利的一方面，壓迫別一方面的信仰與要求。封建制度之聯成歐洲諸國，既非上帝之力，亦非帝皇之意；封建制度之產生，是幾十箇地主及無數的農奴之需要而實現，這種奇大的效果命運論爲之欺蒙辯護，這箇，我們就稱爲歷史。大戰之起並不是由於凱薩（Caesar）或別的「戰魔」，乃是

因爲幾千萬的男子和女子讀了德國報、法國報、英國報，信仰了報紙上宣傳著的信仰，需要了報紙上宣傳著的需要的原因。

在歐洲人與非歐洲人，歐洲文化與非歐洲文化之間，在十九世紀中這樣深重的變更著，到現在已經建立了這箇偉大的世界運動，其影響之深，波瀾之闊，勢力之猛，與耶穌教或封建制度無異。試以一八〇〇年之世界及一九〇〇年之世界比之，將顯出重大之變異。在一八〇〇年歐洲以外的世界之特殊部分，雖亦有受歐人的侵略，但是僅極少的地方與極少的人民，受歐洲國家的統治與歐化。待至現在，整簡的世界，明的或暗的，沒有不受著歐洲人的支配。試以最近近的現世紀之變更來考察，在一百年以前，美洲大陸僅有一部分受著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征服，其後法國與英國亦侵入。在初，歐洲人之深入非洲者極少；即在亞洲，縱然當時英國的貿易公司已

分設於印度的各部分，荷蘭、葡萄牙、及法國等，亦以極小之佔有誇稱於世界，但歐洲國家之在亞洲，終還缺乏駐足地；在太平洋及奧洲大陸，歐洲人都還沒有深入的勢力與統治。到了現在，全部的北美洲及大部分的南美洲，均亦完全的變為歐化；在非洲，除了奇怪的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及里比尼亞 Liberia 兩地以部分的受制於歐人以外，其餘每方哩都受歐洲國家的直接統治；在亞洲，只有一箇民族，日本，算是完全脫離歐人統治的獨立國家，其餘有極大的面積受歐洲國家全部或部分的征服；所有的太平洋島嶼，不是被歐洲國家的併屬，便是它的殖民地。

所以現在是一箇世界運動，這一箇運動支持著世界的歐化。在這箇運動中有兩箇方法在動作，其第一箇就是我在前節所稱的「歐化」。這是在人類史上的一箇舊的現象。部落、種族、民族，在地面

上常常表演著退落與消亡，在殖民地的美洲、南非洲、及奧洲，人種歷史之有此種潮流，我們還是班班可考的。此種殖民可以殺戮與征服而開始，但到最後則根據其土地，依照其方法以從事其自己之事業，而產生一種新文化。在美洲、南非洲（有些地方），及太平洋、歐洲的征服者或殖民家，他不是把土人同化，就是扶殖他們自己，以他們自己的文化，建設他們自己的政府，而形成新的獨立的社會。但是在亞洲及非洲，又有一箇不同的方法開始，我的目的就是要在本書中考察這一箇方法。在非洲，除了南部小小的一點地方外，無一處不被殖民，無一種族不被同化，無一人種或文化不是新長。其地方及人民均為歐洲國家所征服，受其直接之支配與統治。在亞洲，乃是我所將要示明的，其運動之採取，有不同的兩種形式：在印度及部分的中國與中國的邊界地方，歐洲國家勢力之所及，

與印度一樣，亦直接的受歐洲之支配與佔領；但在中國本部，波斯，及土耳其，歐洲國家僅有間接之勢力，並不領有其土地及人口的完全之指導，對於歐洲諸國只有間接的居民之經濟利益。

這一節作於非亞兩洲的雙疊的方法，就是我在後面所要考察並研究的，並且對這兩箇方法的形式，必須還要分開來討論，不過在此地只將其一般的特性略加以研究。我們所要研究的這種現象，誠然是在非亞兩洲中歐洲人對非歐洲人，歐洲國家對兩大陸的政府與人民的政策之結晶。這一種政策，我們是可以看得見的，已經結果著非洲全部及幾乎全部的亞洲，均直接間接的受制於歐洲諸國。對我們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是這箇政策的動機、目的、和結果；以什麼動機而使歐洲人及歐洲國家，要去使這遠離著的土地和人民，在他們的統治下來支配；當他們既經建立了這箇政策之後，他們管理

的結果與目的如何。現在我們知道人民，民族，及國家之有此種動機，並不是一箇簡單的原因，而且假使要在這一箇非洲的分割，印度的征服，中國的開發的複雜現象中，尋求一箇孤獨簡單的原因，就會發生著可笑的謬誤的。不過在全箇偉大的歷史事件及運動中，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中，也常常以一箇特殊的原因，獨立超出於一切，似乎是這變更之後的真正原動力。這就是最近五十年歐洲政策在非亞兩洲之真確的現象，其政策在非亞兩大陸已經深刻地結果著勢力之入於歐洲帝國，或為帝國的佔有，或勢力範圍的劃定，或開發地的分佔。這許不是偶然的，歐洲人不致無一定的信仰和要求。由這些信仰和要求，於是在非亞兩洲產生歐洲的帝國主義，此種信仰和要求，可以分爲四種，即道德、情感、軍隊、及經濟；我們必須簡略地來研究，每種之什麼部分，而會形成歐洲國家的帝國主義政

策。

帝國主義的道德性及責任的概念，歐洲人統治亞洲及非洲，及奪取他們的土地，在道德的觀念上，都是公正而且必須的，這是帝國主義者的著作中或言詞中常常可以見到的。這種主義可以總括一句話來表示，就是這是一「白人的責任。」依照這種歷史的及政治的見地，白人無論在心或腦，及他的政治的及社會的組織中，他的道德，他的宗教，都是表示著超出其他各種種族的一箇優越的種族；他實在是一箇最好的上帝之選民。好像二千年前的凱南 Canaan，及今日之亞洲與非洲，都是世界的多餘，而是選民應當去征服的第一箇責任，好像是專為這些優越文化的祝福一樣。假使這些劣下的種族要是頑固地否認他們的地位，並且為他們自己去祝福了，那末不幸地，他們就必須的去征服，直殺到他們承認上帝的及征服者的法律

爲止。這種道德觀念之廣泛地入於帝國主義及其政策，那是無疑的；不過我們一定要明確地去了解，它們到底參入於什麼地方。在十九世紀的道德觀念從沒有帝國主義侵略的動機或動力。沒有一箇歐洲國家想在非洲或亞洲獲得其土地與人民的統治，或者要非亞兩洲的人民爲歐洲統治而祝福。要舉出一箇簡單的例來引證當時征服或佔領的動機是好的，那是不可能的。當土地獲得了，或在獲得之先，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或在情感上（威迫），爲發展而辯護的，那是常常有的。歐洲國家常常不是（一）懲罰幾箇未被歐化（軍隊的遠征）的地方，就是（二）保護已經征服並且佔有的，而以求開化的及未征服的鄰邦（軍事的懲罰）之惡例爲例，或者（三）加以保護的傷害而使其憔悴（情感的威迫），或者（四）以保護爲名，爲其國家的目的而吸收其經濟的利益。果然，這是很顯然的事實

，到十九世紀之末，帝國主義者的估價是諸帝國爲求人民幸福等的辯論。已經停止。雖然道德的辯論與觀念，繼續地形成包圍着帝國主義的光輝，但是假使這不是一箇久長的辯論，說歐洲之征服或支配菲亞兩洲是爲求兩洲之幸福，或者傳布他們的文化，耶教、法律、及秩序等的福音，那末支配者人民的幸福，始終還要常常的用這一箇辯護來反對會被征服者的收回，或者已經估價的放棄。因此法國之取達尼司 Tunis，英國之佔埃及或烏干達 Uganda，到現在沒有一箇人會虛偽地說；這是愛人主義的動機；反之，埃及人及達尼司人的幸福，這樣的妨害著英國和法國，使他們不能完全的允許去放棄埃及和達尼司；並且當羅加爾 (Lugard) 爲英國合股公司。而估價烏干達的時候，最顯著的反對放棄的辯護，是因爲要是放棄了，會引起對烏干達人民，對耶教，及對英國的貿易，一箇無可藥救的損

害。因此；帝國主義與道德觀念間的聯合，就顯現了這箇：歐洲人之獲得他們的統治，完全是出於自私的動機；他們，或者是許多的他們，相信他們對統治的保留與維持，是出於愛人主義的動機。白人的荷負成爲唯一的責任，他們毫不注意的填滿他們的私囊，他們把這一件事放在他們自己的肩上去。

情感及情感性常常作用於帝國主義。它極浪漫的使征服與戰爭發展，準備著它們深遠的進行，而給我們對它們許多稀少的實際經驗。實在，土地之被現代帝國佔有的第一階段，常常是由幾箇浪漫的探險家或由情感使動的軍隊的私感的冒險，他們並不能尋到現代歐洲所尋求的工業化的市城（指一九一四年以前而言），而只能滿足他們游浪、殺戮，及征伐於文化落後的非洲兩洲之居民的欲望。但是這也許要誤解，以爲情感使動的探險家的觀念，是最近一百年來

歐洲諸國的帝國主義發展的原因之決定。冒險的情感在有些殖民的管理者或軍士也許有之，尤其在印度，其最後之目的在求便宜，其起點爲使政策之發展，但是沒有一箇國家或政治家，宣告一箇政策或承認一種責任，預備在非洲及亞洲找著一塊統治的土地，爲毫無根據的浪漫的目的的活動。由情感使動的帝國政策，曾發生極大的影響。在法國、英國、德國，及意大利的各政治家之負責的和負責的言論，及歷史家和輿論家的著作，都表示極廣泛而堅決的信仰，帝國在歐洲以外之佔有與護屬的獲得與保持，都反映著歐洲國家的無上之光榮。

依照這一哲學，國家的威權與對外之征服與否發生著重大的影響。實則歐洲民族之光榮，並不單因佔領歐洲以外之土地而增加；反之正因自己的土地之被他民族佔領而減落。法國首相對此主義因英

國佔領塞普魯司 Cyprus 而降落法國的威權，法國若要恢復其光榮，則必須去佔領幾處別的土地，無論東景或達尼司，最好兩處都佔領。德國之獲得西南部之非洲及別的殖民地，常常由英國的歷史家與政治家深切的表現，因為這不但是英國的商業上及軍路上的利益，並且還是他的威風。這可以注意，這一種世界的新現象及民族的心理，正與現世界的階級心理相符合。白的花幔之獲得，或者佔有他階級之汽車或僕從，都計議着社會的威權；但是任何人都許注意到更遠的一件事，就是設甲乙二人為同一階級，則甲之佔領就注意到乙之被辱。但是雖然有帝國的佔有可以增加國家之光榮與威嚴的信仰，影響於國家的力量的政策，不過這一信仰之為這一政策的動機終屬微弱。其重要的意義是如此，沒有一箇帝國主義的政治家，當他開始帝國主義的進取的時候，公開地說明，他之主張獲得土地或

建立勢力範圍，而是增加他自己國家的權威，反之他之運用這一政策，必定的要說，這是爲保護他的國家，或他的國家的經濟利益所必須。現在的國家常常毀滅非亞兩洲的民族，而以他們是非文明的統治者或政府爲藉口（如法國之征服阿爾日利亞 *Algeria*，是因爲該地的統治者在法國領事的面上像蠅翼飛過那樣的撲了一下），不過征服是正常的這一箇信仰，只是因爲一般民族承認尙不久的以爲這是一箇光榮，並且在十九世紀非亞兩洲之受歐化，還不能說已經做了多大工作。在帝國主義政策的複雜現象之諸原因，情感的信仰與道德的位置相等。在帝國的觀念，光榮是用以辯護的，或說獲得不是帝國的動機，在他獲得了的時候，說他的獲得是爲維持。可是常常遇到這樣的情形，帝國主義者之進取，常以少數的兵士，資本家，和政治家，及普通的英國人，法國人，或德國人祕密的開始和進

行，然後於一箇不睡的清晨而出現於他們已經佔有了或正要佔有的土地，或者在歐洲以外剷取勢力範圍（註一）。在此，亦常常有小小的黨派出現於三國（英、法、德），反對這種佔領，並且這些「反帝國主義者」見到他們眼前的事實，只能要求佔領之撤除與放棄。在這一箇時候，帝國主義者就看到情感的與道德的辯護及信仰之有用。假使帝國是光榮，則帝國主義與愛國主義間之關係自然可以顯見，且在非愛國主義者就可以以反對帝國主義或帝國，或主張放棄帝國之佔有的話去對待他。在較大的帝國，有更多的光榮，同時有更多的非愛國主義者去減落他的光榮之光，或減少其一寸之地。因此，愛國主義和道德之聯合，並不是引起帝國主義，只是對帝國的研究或反對的一種壓制。

（註一）這是完全真確的，英國之佔領東非洲，尼及利亞 Nigeria

，及統治亞洲之大部分，德國之領取一切統治的殖民地，及法國之奪取阿爾及尼亞、達尼司、與摩洛哥 *Morocco* 等，都是這樣的。

軍隊或戰略的信仰與欲望的位置，是歐洲向外發展的一箇原因那是很明白的，不過常常把他誤解了。在有一定限制的地方如地中海，建立帝國主義政策的戰略，在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已經有效果，如法國及意大利就是。法國之佔領阿爾及尼亞、達尼司、和摩洛哥，及意大利之佔領脫尼波利 *Tripoli*，都有以軍隊抵禦當地的必要。對此，他們有如此的辯護：「要是我們不佔據這些地方，別的國家也將把它佔據，並將以它為軍事的根據來反對我們」。但是這箇辯護很少用於法兩國海岸對極有限制的非洲土地之擴張。非亞兩洲的地方，歐洲要以軍略的保安去佔有，則歐洲之任何國家都感到太遠

。實則沒有一箇帝國主義者願意以本國的海陸軍去保安非洲東部或西部的海岸或亞洲的佔有。可是一到帝國佔有的事情發現，整箇的事情就變更了。帝國的現在軍隊之供給與保護，不但要保護其本國的土地，還要保護其佔有的殖民地。這在某點成爲一種可能的辯護，有許多地方因爲要安全已經獲得的地方之軍事的保安，就必須的要去把它佔領。因此，英國之奪取埃及，並不是因埃及而可以保護英國的軍略，乃是爲印度的奪取。因此，軍事的理由並不是擴大帝國主義的原因，而是要使帝國擴大，已經大的帝國更大的理由。

這是將會知道的，這三種信仰、道德、情感、軍略，都影響於人們的觀念及統治的理想，並且因此又影響到帝國主義的政策。但是這都不是基礎的。無論從綜合的或分析的來說，都不是它們的本身來充分的種下這箇動機或維持這箇動機，而使歐洲發展去支配非洲

兩洲，這就是我們要在本書研究的，這一箇情形的真像，我們將要把它說明。假使歐洲人只有這些道德的，情感的，及軍略的觀念，與歐洲以外的人民與土地不注意，那末這是一定的，這最近半世紀的整箇的歷史將完全兩樣；這攢大的世界運動及兩大陸的大部分支配，也將不會發現。非洲北岸的邊緣將爲意法兩國分割；英帝國將保持好望角的殖民地，及完全的征服印度；冒險家及情感的軍隊與航海家，將看到他們慢慢的在非洲海岸或亞洲河口佔領來的小而無抵抗的佔據爲他們的國家所佔有；教士們由他們帶去的基督福音及歐洲文化給黑色的，棕色的，及黃色的異教徒而支持白人擔負的重責，並將在遠地尋出神聖的英雄的墳墓，或者好巧妙地在那些居民中尋出。但是許多的非洲人及亞洲人，都生活於他們的領土內，並且完全的由他們自己的國家統治，並不受歐洲人的征服與支配，

享受於他們自己的組織，自己的經濟，自己管理的制度之下，如歐洲人所稱的那樣無能與混亂，那是絕對沒有的。

假使我們回到經濟的信仰，欲望，及原因，就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一些事實。在歐洲帝國主義發展的每一步驟，經濟原因的衝動是最顯明的。在此我們必須把它指出，它在經濟的帝國主義歷史中，顯明的劃分為兩箇時期。在四十年或五十年以前，歐洲的新經濟制度及工業制度，引起歐洲人以一定的計算向非亞兩洲侵入（有時竟是管理）。但是這一箇運動是無常的，極無意識的；而且在歐洲諸國的政策上影響極少。在這三洲間的關係幾乎完全是經濟的，但是他們都保持著私有商業的經營與進取，因這一回事，外國的市場都為歐洲的工業產物所尋獲，並且在亞洲及未嘗十分開發的非洲，作原料與生產物的交換。在這一箇經營的任何意義上都是私有的，並

且發揮這一種欲望與原理，就是歐洲文化的根基，就是從低廉的市場買進，而以高價賣出。他們有時以商業公司而獲得大塊的土地，或者使商人與本地政府間發生奇重的困難；然後等這種事情重複發現，歐洲政府便乘機侵入。但是歐洲諸國及政府並不承認，並且不希望去承認，為進取或保護歐洲以外受歐洲人支配的經濟利益的責任，並且在世界上還未曾聽到這一箇意見，就是現在的政策的第一箇原理，應當以國家的組織的力量，意識地，文明地去謀更遠的利益。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一切的情形都變更了。在歐洲的政治的經濟的外觀上的一箇重大的變更，立刻生出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破裂，這是我們知道的。這一破裂的發生之迅速，如春天的新葉與嫩芽的爆發一樣，但是這正如驚人的春天之放芽與開花在幾小時的太陽熱

力之下發現，其真確的原因卻是很慢的並且在看不見的變更中，一切植物都在冬天進行，因此，同樣這逐漸的變更，在歐洲社會及歐人觀念與理想中，從工業革命以後就已活動，引起世界的交替，在這一些事實的因果連環中，就種下了基本變更世界政府及重排這不幸的人類社會的因子。

工業革命已經產生了一箇工業化的社會。歐洲的人口有極大的增進，並且大部的羣衆都集中於市鎮及工業的中心。因此就產生了二箇結果。第一，從事歐洲工業的這些增加的人口，爲要尋求生活與職業，世界上剩餘的產物與原料，都使爲歐洲人的利益。第二，自工業於這資本制度下進行以後，依照食料生產與歐洲以外的原料交換，而使歐洲工業的工廠生產的原理，結果這些少數階級就要計算最高的利潤，準備他的資本法控制工業的活動。在這一種情形，經

濟的利益，及複雜的信仰與欲望，都成爲極堅決的環繞於他們的周身，並且人類活動的動機，都將在宗教、道德、或階級信仰中尋出，其造成利潤的原理，就是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每一工具的佔有，都足以謀劃民族、階級、或箇人的經濟利益，並且在這一種工具，最顯明的是現代國家之最有力的有組織的力量。政治成爲爲經濟的別的一箇東西，其關係就是國家對國民的經濟利益，這一新宗教或哲學，由張伯苓 Chamberlain 的信仰表現，並且爲一般所承認與應用的，就是「商業是一切政治的最大利益。」

一八七〇年是歐洲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成熟的時期。在那時已經有經濟是一切利益之最大的利益的信仰，並且慢慢的又有了這一信仰，就是每一國家應當用它的力量於他的國家之外，爲他自己的國民去吸收國外的利益，同時反對別的國家的利益。以歐洲的經濟利益

而支配菲亞兩洲的信仰與欲望，迅速地結了花菓。在一八七〇年與一八八〇年之間，荒野的非洲及它在斯坦利 *Stanley* 無盡的富源，都被宣洩無遺。同時，自由貿易政策變為保護政策。這一箇保護政策就包含着一種信仰與欲望，把它應用於非洲的新闢的土地這一箇問題，然後同樣的應用於亞洲，於是就產生了這箇經濟的帝國主義。保護主義的理論與實施，建立於一八七〇年與一八八〇年之間，它是要運用國家的組織以為武器，去反抗別的國家的國民的工業的及商業的利益。關稅及行政的規律之抵禦，是在國家的統治之下，對土地之包圍的保護其內部的自己的國民之原料的市場與蓄積。這一種新的觀念，或者竟可以說是開倒車的重商主義的舊觀念，在歐洲的每一民族，都引起了資本主義的，工業的，及商業的週期的恐慌與貪婪的情緒之混亂，並且這些週期都影響列強的政策，在這種情

緒與信仰之後，他們都明白的回憶到一八七〇到一八一四年間的歐洲的情緒。這一箇恐慌是恐慌以人口之增加而使歐洲的市場不能收獲利潤，並且原料與食物的蓄積與供給也缺乏，因為這箇供給是靠大規模的市鎮之工業的生產的；欲望中的貪婪，是因外國的敵人不許你繼續收獲利潤的結果。

保護政策開始於歐洲大陸及北美洲的合衆國，但是不久就株連到非亞兩洲。人們又回到恐慌與貪婪了，對非亞兩洲的人民急切的要求市場的組織，對兩洲的地下蓄積著的大量的原料，深切的盼望著。沒有一箇人知道保護關稅主義的閉關者，也許不能繼承，而為歐洲市場所擯棄，或者不供給製造的主要原料；工商業的領袖在非亞兩洲所獲得的市場、礦山、森林等的地位，自然也要去設法保險，以防禦歐洲的災害。但是這箇經濟的貪婪與恐慌的懲罰，不能阻

止世界的任何一洲。假使工商業在歐洲的民族國家間變成爲衝突與戰爭，怎樣可以阻止歐洲以外的戰爭？假使法國的資本家與製造家，以他的國家之組織與力量來逐出英國於法國，這能和在阿爾及利尼亞所做的一樣嗎？而且法國怎樣作於阿爾及利尼亞，和南非洲，他或別的國家也可以進行於埃爾度拉多 *El dorado*，那裏斯坦利是連帶開發的一箇非洲中心，或者在廣闊、富裕，並且人口很少的亞洲各國。何以，這是比利士皇帝黎波耳 *Leopold* 已經計謀過的，在科學與仁愛的虛偽之下，以斯坦利及他的藏富，爲他自己及比利士來戰勝新埃爾度拉多。

因此，人們的辯論從一八八〇年開始。對外政策的效果是極迅速的。在諸大強國，法國、德國、及英國，都感到非亞兩洲的土地之佔有，可以立足於該地。在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的十年中，有五百

萬方哩的非洲地方，包有六千萬以上的人口，為歐洲諸國所佔有與支配。在同十年中英國併吞亞洲的緬甸 Burma，並將馬來半島與俾路支收在他的統治之下；當時法國的第一步進取是以佔領安南與東原而支配或破裂中國。同時在這三大強國間開始太平洋島嶼的奪取。

在後面的兩章將詳密的顯示幾箇重要的部分，在那裏表示經濟原因在資本主義活動中的破壞。在此有兩點要提出注意的。第一，歐洲國家無時不衝動着要向非洲兩洲進行，藉財政家資本家的聯絡，以併吞它，護屬它，或侵入它。在德國的東非洲，英國的東非洲，尼亞薩蘭 Nyasaland，南非洲，德屬西非洲，尼及利亞，康果 Congo，英屬北婆羅洲，都是特權的或非特權的以特殊條約砌成聯合之路，以聯合公司而管理這些廣大的土地之統治權而支配其統治者與信仰

。在岡麥浪 Cameroon，托哥蘭 Togoland，意屬沙麥尼蘭 Somaliland，及法屬康果等的任何地方，財政家、商人、及公司，都不斷地充足他併屬的基礎。因此經濟的信仰與欲望，和情感，道德，及軍隊的各原因，其產生的結果，那是完全不同的，這在前面我們已經研究過：那是一種原動力以供給國家的情緒與力量的。

但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國家的政策出發於政府，而政府是由經濟家政治家組成的。假使我們回頭論到政治家的言論，那末從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一四年間帝國主義的政策，他是要負責的，我們可以知道那箇政策所防禦及解釋於英、法、德三國人民的理由。法國的這箇政策的領袖是佛麗 (Julien Ferry)，聖黑雷爾 Saint-Hilaire，及愛天尼 Etienne。此三人對這一政策的同意的主張之主要動機，就是經濟。這是重要的，他們說，法國應當獲得非亞兩洲的統治，以預備

他的工業與資本的向外發展，並且保險他的食物與原料的供給。英國的新帝國主義與論家是約塞夫張伯芬 Joseph Chamberlain 和路絲倍利公爵 Lord Rosebery。張伯芬先生對政府的說明是如此，「新的市場要建設，舊的市場要謀充分的發展」，並且他解釋因為是「一定必須，所以和責任一樣，我們要維持我們現在佔有的統治與管理」，並且「必須運用每一箇正當的機會去擴張我們的勢力與管理，這在非洲大陸，現在是已經對文化與商業開放了的」。路絲倍利公爵當他歸結到英國必須在歐洲以外去管理土地的時候，以同樣的見解表達了這樣的一句話：「為將來而不斷的要求」。德國向外奪取殖民地統治的第一步是俾士麥，雖然他不是一箇帝國主義者。他以工商業的壓迫為第一步，在他更可以清晰的看出他的活動是經濟的理由：他說，他所需要的，不是歐洲以外的「區域，只要商業的經營」。

因此，在現在帝國主義之背後的原動力是經濟；它是從經濟的信仰與欲望發出的。別的成分的發動，是引起非亞兩洲的歐化。所以假使別的因子完全沒有，只存經濟的原因與動力，同樣的結果是可以仍舊發生的。這就是我們稱這一箇過程爲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原因

註）讀者如欲充分明瞭本章之目的，則請參讀我的非洲之統治的與商業。

第二章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非洲

非洲面積約有一千一百五十萬方哩，人口約有一萬七千萬。在一八八〇年入於歐洲國家之手的，土地不到一百萬方哩，人口在一千萬以下，到一八九〇年，就有六百萬方哩的地方爲英、法、德、比利士、葡萄牙諸國所併屬。到一九一四年，除出阿俾西尼亞（Abysinia）有三十五萬方哩及八百萬的人口）與里比亞（有四萬方哩及二百萬的人口）兩處外，全大陸均爲歐洲國家所管理與支配。下面這一箇統計表，就可看出歐洲諸國瓜分非洲的情形：

國家	面積（方哩）	人口
法國	四・二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英國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德國	一·一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比利士	九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〇
葡萄牙	八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	六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西班牙	七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論到分割的實在情形，歐洲國家用以支配非洲的，有兩箇不同的方法。在一八八〇年歐洲的少數國家如英、法、葡萄牙等，在非洲大陸的各部分，已經有小小的立足地，如法國佔取阿爾及利亞及在塞納加爾（Senegal）與該朋（Gabon）的未劃定的佔有；英國取好望角及其西岸的三處小小的殖民地；葡萄牙有佔領東西兩岸未劃定地方的渴望已久的欲求。在一八八〇年帝國主義政策開始鞏固其自己

，這是自然的，三國從事他們的佔領以達更遠地方的發展。他們第一步要求未劃定的地方定下佔有的開始，然後試以「實際的領取」，或者藉詞進兵，以征服鄰地的民族或本地的統治者。由這一箇方法，法國就由阿爾及利亞而再佔達尼司，最後由併吞摩洛哥而逐出地中海沿岸的一切非洲人的統治，同時假借著「科學遠征」或「搜尋」的名詞，以大批的軍隊遠征，從他固有的東西兩岸發出，送入非洲的中部，法國繼續的要求其散佈著的屬地沿岸的廣大的地方。這箇觀念和各種沿岸地相連結，直到他們統治了康果的西岸，尼及利亞、達荷美 (Dahomey)，象牙海岸 (Ivory)，塞納加爾，及地中海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達尼司，並索麻利蘭 (Somaliand) 的東岸之後，成爲堅實的基礎爲止。這一箇政策法國政府爲法國的「殖民地範圍」的指使，曾經意識地精密地追求，差不多是完全成功的

。他所遇著的只有兩箇阻礙或失敗，兩箇都是在英國人的手裏。他的失敗是在試行建立法國的統治權於尼及爾河口（The mouth of Niger River），其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後來和英國佔有的尼及利亞兩國發生了衝突。法國帝國主義者試圖佔領尼羅河流域，以冀與其所屬之索麻尼蘭相連絡，結果亦受失敗，因為後來英法間又起鬪爭，最後英國勝利於佛叔台（Fashoda），法國帝國主義者就被逐出於英國。

法國主義在非洲與歐洲任何國家（除意大利）不同，他所發展的唯一的工具與武器，就是軍隊的遠征。這是任何人都將說法國的如此統轄非洲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英國所曾經失敗的，這是一種出於意料之外的勝利。反之，引法國歷史家的話來說，「很謹慎的研究政治計劃的結果，在方法應用的表面上有著很大的困難，到最後現實完全的成功」。不過，以這樣的發展方法，依靠政治的計

劃與軍事的籌謀而實行征服，實在也不限於法國。在埃及的北部與南不列顛的好望角殖民地，也是同樣的以很斷然的政治的與軍事的方法進取其帝國的管領。在佛叔台可以看到在英國客卿尼爾（*Nielsen*）之下的強健的勢力和法國買爾漢（*Marchand*）之下的薄弱的勢力相對著，兩者都受著政府的命令，以謀佔有尼羅河流域的勢力，所以它的危機是時時的存著。再有英帝國從好望角向北進取，以完成他奪取的征服，如一八七九年的擾羅戰爭（*Julia War*），一八九〇年的麥商南蘭征服（*Conquest of Mashonaland*），一八九三年的買推（*Matabele War*），及一八九九年的博埃爾戰爭（*Boer War*）。一切的這些戰爭，都是經過熱慮的追求的有計劃的征服。一八七九年擾羅戰爭的結果，於一八八七年併屬了擾羅蘭（*Juliland*），這自然是好望角的長官佛利爾先生（*Sir Bartle Frere*）「一箇明白而有遠

志的人，」的功勞。劍橋近世史這樣的說，「英國的統治將在最近或者稍遲，發展之於南非全洲，直到北至葡屬非洲的統治區域為止。因此他承認德蘭司瓦（Transvaal）的併吞，而使擾亂德蘭司基·加菲爾（Transkei Kaffirs）的戰爭，而且，當時擾羅的承認，還有很多的辯爭，可是對塞塔瓦天（Cetewayo）的要求，他用軍事的政策很快的把它解決了。其結果就是在一八七九年發生的一月至七月的戰爭」。在此地我們可以深切地記著，真確的指出我們在第一章所觀察的人類的信仰與欲望，是歷史的原因之一部。假使國家任命一處小地方的長官，這一箇人的信仰與要求以爲國家的統治權一定要發展到超過幾百萬方哩與幾百萬人口，可是那些地不願受征服或降落他的統治權，那末，結果和在非洲一樣，不可避免的會發生戰爭。

英法兩國的軍事發展的性質，在他的活動中無論怎樣也不能瞞過

經濟的動機。發展的武器是軍事的征服與戰爭，發展的目的是市場、原料、與利益。我們已經看過佛麗的政策，其第一步是法帝國主義的截擊，然後於一八八一年侵入，并征服達尼司。統治達尼司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一箇經典之例。從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的達尼司，是在他本地貴族政府之下的，不過名義上屬於土耳其的主權，在經濟上，則為法國的投機商人、財政家、領事，及冒險家等游民所侵入。他們不斷地破壞這箇國家。以重利借錢給貴族，而以最惠的經濟利益報酬他們。這些貴族，以欠巴黎資本家和財政家的債過多，因之迫著剝去他們的主權，以為付債權的利息。居民常常起來叛亂，反抗為巴黎市場所侵吞的財富，而使他們降於貧困的這一事情。於是法國的財政家，領事，訴於法國的政府，要求政府保護他們在達尼司的利益而壓制達尼司人的「長期的擾亂」。佛麗政

府聽見了他們的訴陳之後，法國的內閣總理立刻派了一支軍隊到達尼司，蕩平了他的擾亂以保護法國的利益。但是這是在巴黎的任何一人都可以知道的，這次軍隊遠征的動機就在經濟。克麗孟沙先生（M. Clemenceau）在法國議會說，一切的事情都是「錢袋的爭奪」，並且，這正和我們已經指出的一樣，佛麗自己當他在議會中辯護他的政策的時候，他就這樣辨論，說達尼司是法國的必要，是「我們工廠的出路」，是「我們投資發財的地方」。

法國殖民政策自佛麗以後，一切事務都歸於埃天尼先生（M. Etienne），他是從一八八七到一八九二的殖民副官。埃天尼先生繼續不斷的運用軍事的政策，並且嚴然遠征，因此法國在非洲增加了幾百萬方哩的土地，可是埃天尼先生的軍事帝國主義的動機，還是和佛麗一樣，依然是經濟的。這是可以把這箇結論證明的。一八九四年

的英法之爭是爲尼羅河流域的統治，這箇爭鬪停止於一八九八年的佛叔台，其時即是這箇危機的最後一階段。埃天尼先生即退出其議會的議席，而鼓勵政府用進一步的政策去對待他的仇敵英國。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很明白的解釋他以軍事與「科學的遠征」去發展他的政策的動機。他說：「我們已經建築了，并且立意去保存與發展一箇殖民的統轄，以擔保我們的國家於各新大陸的將來，以爲我們生產物的出口，及工業上原料的供給」。

假使我們現在再論到英國，則我們亦可以看到，英國在非洲軍事發展政策的後面，也完全是經濟的原因使他活動。張伯芬先生辯著說我們的「埃及之繼續佔據」，是爲「新市場的建設及舊市場的發展」，并且這是很重要的，在三年以前的佛叔台，倫敦商會請求於政府，張伯芬先生就是會中的一箇有力的會員，他們所請求的就是

因為「要為保險英國從烏干達到佛叔台的全尼羅河流域起見」。還有英國在南非的軍事發展的經濟信仰與欲望，也是一箇明鮮的證據。在好望角，在一八八〇年之中，英國在北部的一部分的發展，是取戰爭和軍隊遠征的方法的。他們的動機可以一八八四年好望角殖民大臣的話來斷明，他在那裏這樣的說，「許多的人民在殖民地是為直接的帝國的侵入，但其中大部分是為自私的目的；他們希望以軍隊而締結最惠的條約，而可以使他們致富」。不過這箇擴展終於還有很多的意義，而且在南非直接自私的帝國主義政策，到底還是很少的，對此，與以直接的精神的，就是塞希爾勞治（Cecil Rhodes）這一箇政策撤頭撤尾的貫徹於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的十年中，和一八七九年的弗利爾先生（Sir Bartle Frere）一樣。其目的就是要取其統治於英國，如與以「談判」而能成功，則為最好，否則即對南非北部

全境及其人民宣戰與征服。此政策之全部應用於德蘭士瓦共和國，因此阻止其在貝專納蘭（Bechuanaland）西部或東部擴展任何一點土地，這樣他就可以增加海面及海港。這箇政策的結果，在南非的平定及荷蘭與英國間的關係，在賴池博士（Dr. W. J. Leyds）的精密的統計中有詳細的研究。（註一）在此我們只能簡略地注意這箇政策中的經濟的動機之固然性，而加以說明。一八八四年之初，德蘭士瓦與英國間的倫敦會議中的談商，我們可以看到勞治給好望角大臣的電：「不要以一時之地給德蘭士瓦」。在這初期的這一箇問題，純粹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在這箇問題中的貝專納蘭這一塊土地，及在這箇問題中的最直切的問題，是要在德蘭士瓦與英國土地或範圍之間劃定疆界。勞治心中所不安的及其真確要談商的，並不是人民的要求，或者真的為部落的佔有而要求地方劃分，實則乃是為「

商業的路線。不給德蘭斯瓦一時之地，是為假使他有了北部的路線，則悉為博埃爾（Boer）所有，不得入於英人之手。好望角大臣及特爾培伯爵（Lord Derby）與英國政府，都接受勞治的政策，疆界的劃定把路線劃歸於英國的土地之內。這一劃定是一點也不照土民的權力或估價：一半在界綫的這一面，一半在界綫的那一面，兩方相遙隔著。結果年過一年的不安靜，不快感，最後終於與土人相爭鬧。

（註1）Dr. W. J. Loyds·德蘭士瓦的被包圍。

英國對南非不斷的發展的歷史，都是直接的幾乎完全是經濟的動機，並且由真實地經濟的組織。在一八八九年不列顛南非洲公司（British South Company）接到英皇的敕書，在敕書中對這箇公司有這樣的解釋，這箇聯合公司的目的，是要獲得及運用具專納蘭的北部

，及南非共和國，即我們所知道的勞特西亞（Rhodesia）等地的讓與。它的計劃是要由勞治和他的副官詹姆森博士（Dr. Jameson）去統治。一年以後救書准許公司以軍力佔領馬叔納蘭（Mashonaland）。兩年以後勞治與詹姆森復以軍力侵入並佔據馬推孛而蘭（Matabeleland）。這箇應募條例是很重要的：救書給與公司的話，每一軍士可以在馬推孛而蘭任意選擇他所要的九方哩的地方，並均分其獲得（如馬推孛而蘭的唯一財產，牛畜）。然後公司對馬推孛而皇洛·伴珠拉（Lo Bengula）及其兵士挑亂，犯害其國家，並把他打傷。經過這一次的征服以後，聯合公司就分爲二部，一部是 London Wall Buildings，一部分是東部中區的倫敦郵政分局，要求在赤道之南緯綫十六度到二十二度以內的十四萬八千方哩的土地與七十萬的菲人，絕對的爲他們所有。在此我們就有經濟帝國主義這箇簡單的名詞一箇很好的例

在前幾節我們已經論到歐洲諸國的帝國主義發展的性質，在這些情形中，他們以已經佔有的土地作為根據地再從事土地的擴大。這一箇方法的應用，限於南北兩部：在非洲中部，這箇方法就變為不同了，但是在這發展之後的經濟的動機，還是很明顯的。假使我們考查這箇方法的英、德、比利士，等國之用以獲得熱帶的非洲之統治，我們就可以見到他們所用的方法是一樣的。半私人的或全私人的第一次遠征的搜尋，是在本地團體和領袖或皇帝所屬有的土地之內。這種遠征常常直接地或間接地和商業公司或歐洲的財政家及資本家團體相聯結或受其支配。搜尋者的活動常常以資本家團體或聯合公司的名義，並以這箇名義進行他們向本地領袖與統治者締結奪取與獲得的「條約」。這種條約是一種很希奇的史料：皇帝或領袖

被迫而割押，於是就宣布於世界，說他已經接受了歐洲，及他的公司的一箇小小的職業並全部的計劃，允許他們的保護，與歐洲人交易，其時，公司的統治權高照於他的全地人民之上。

這是必須要以一二件例來證明這一箇情形的真確的。英國要求尼及利亞的最大原因，是要國辦非洲公司的經理及職員，與非洲的君長與統治者締結「條約」，這箇公司後來成爲皇家尼及利亞公司。根據了這些條約，到一八八四至一八九二的八年間，本地的統治者就申明「我們以我們的全箇國家（或土地）出讓於國辦非洲公司」。英屬東非洲及烏干達的英國佔有，也是以英國東非洲公司的經理與職員，和烏干達皇，桑給巴爾的芬爾東（Sultan of Zanzibar），及別的本地各領袖，締結同樣的條約。德國對德屬東非洲的要求，是根據一八八四年探險家巴德爾斯博士（Dr. Peters）所訂的同樣的條約

，後即成爲德國東非洲公司。最後，論到比利士皇黎窩波特 (Leopold) 對比屬康果要求幾百萬方哩的土地，是根據斯坦利 (Stanley) 與「四百五十箇獨孤的非洲首領所訂的條約」的，後來就稱爲一箇社團，受統制於黎窩波特皇，

這些廣大的非洲土地之爲歐洲國家獲得，都直接地受金融資本團體，社團，或公司的統制。但也不是完全一律的。這些團體與公司，都是密切地與政府勾結或受其保護的。因此德國東非洲公司於一八八五年收到德政府的命令；同年英政府給英國東非洲公司以准許令，復於一八八六年准許皇家尼及利亞公司，一八八九年准許英國南非洲公司；比利士皇黎窩波特，是其獲得的比屬康果之唯一的統制者。歐洲各政府不但與這些金融團體及聯合公司以許多可疑的方法而獲得於非洲的幾千百萬方哩的土地以官力的幫助與承認，他們

還允許並鼓勵他們以任何方法去佔據這些土地以造福自己，甚至以戰爭去對待土民亦無不可。在佔據未成以前，他們以公司之權而支配諸國。在十九世紀八十年到九十年，就有了新的情形。英、法、德、比利士諸國的聯合公司，或金融社團，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利潤及利息的獲得而使資本加厚，他們獲得的二百萬方哩的土地，及至少有五千萬的非洲人的主權，他們的政府與以保護與承認，並且允許政府負責維持與服從，并召管理利潤的責任。

在前諸頁是要指出引起非洲被瓜分的最後原因，是經濟的，此諸統治的佔領之衝動，是由財政家與商業家而起的；實際的大部分佔領，是聯合公司的經理與職員的工作；并且歐洲國家的力量是直接或間接的受公司與財政家的指揮，因為歐洲人相信國家的力量應當用於非洲及別的任何地方，以為歐洲的目的以吸收其經濟的利益

的。

因為前面所論的只是論到佔領非洲統治權的原因與動機，所以現在我們要一考其方法與主義了。歐洲國家以這些方法與主義而統治非洲的佔有，所以我們現在要估計分割非洲以後，對非洲的國家之主權如何。我現在想先考察經濟帝國主義對歐洲國家及歐洲主權的結果，然後再論到對非洲本地的結果。

這是無可疑的，這些德國人、法國人、及英國人，他們為他們的國家開始向非洲殖民地戰勝，是對非洲大陸有一箇極模糊的觀念的。在他們的著作及言論中，顯出他們對非洲「殖民地」的一種感覺，好像是他們「母國」的富之源泉一樣，因為它供給新市場給歐洲工廠，是歐洲工廠的原料之來源，並且是歐洲人投資發財的地方。不過他們仍舊不脫舊式的觀念，殖民地是可以殖民的，可以成爲母國

的許多僑民的海外新家庭。可是不久以後就立刻清楚，非洲決不如美洲，或者如澳洲及新西蘭那樣的去殖民。歐洲人之使其家庭及建立一箇家庭，以爲手工勞動，在非洲大陸的未嘗沒有，就在南北兩部也是有的，不過只限於極少的地方，並且這些從母國移出而居於屬地的僑民，比較地不是重要的。一九一一年的阿爾及利亞，是一箇「白人的家鄉」，於八十年代爲法國所佔有，並以大量的供給資助其移民，但是以五百五十萬的人口全數，歐洲人還是只有一百萬的四分之三，至於法國人則五十萬還不到。南非聯邦的人口，現在約有六百萬，但是歐洲人只有一百二十五萬，其餘的大部分都是荷蘭人的血統。

阿爾及利亞及南非洲之在歐洲國家之手，已百年有餘，他們先天地是「白人的家鄉」；可是在兩地的歐洲人，終還是人口的一箇極

小的數目。歐人殖民非洲的完全失敗，終於歐洲國家佔領熱帶的非洲這一件事，明顯他顯示出來。在一九一四年，德國的四處非洲殖民地，有九十三萬方哩的面積及達一千二百萬的人口；但是白人的全數只有二萬。假使我們以英國佔有的英屬東非洲，尼西亞蘭 Nyasaland，尼及利亞，及黃金海岸 Gold Coast 四處而論，我們就可以看到面積之大約及七十萬方哩，人口之衆約有二千二百萬；可是白人僅一萬一千。

因此，非洲的佔領不是歐洲的國家用以爲殖民的土地之預備，然則這箇擴展可以說他們是爲使母國富庶的源泉嗎？這箇問題的回答，可以參考統計學而知之。只有從入口表與出口表可以指明這一箇擴展，瞭解這些土地是爲母國的工業預備市場與原料。但是不久就可考明這些數表，就可看出帝國主義者以非洲佔有爲富源的這一箇

觀念，完全是一箇錯誤。

讓我們先來考一考英國佔有熱帶非洲的索麻利蘭，英屬東非洲，烏干達，尼西亞蘭，岡比亞，黃金海岸，塞拉勒窩 *Sierra Leone*，及尼及利亞等地的可能性與真實性。戰前各佔領地的總進口，值一九〇〇〇・〇〇〇鎊，總出口在一八・〇〇〇・〇〇〇鎊之下。這些佔領地從聯合國的總進口在九・〇〇〇・〇〇〇鎊之下，對聯合國總出口在八・〇〇〇・〇〇〇鎊之下。反之聯合國對一切屬地的總出口，計有六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從一切屬地的總進口有七六八・〇〇〇・〇〇〇鎊。試想這箇表是什麼意義。這箇意義是如此，假使聯合國能屬有非洲之全部，作為它的工廠之市場及工業之原料的來源，那末現有的這些屬地將只值英國出口的百分之二的市場，其供給也將只值百分之二的進口。但是沒有一箇國家，就算

它繼續地進行這樣獨佔的屬地之搜尋，在實際上這些英國屬有的非洲土地的供給爲市場，總不致會只有英國出口的百分之一的，在原料的供給上，也不致會不到進口的百分之一的。經濟的重要之對英國，是和智利 Chile 一樣的；市場之於英國的工廠，其重要比之於阿根廷民主國，當超出三倍，原料之進口其重要更在六倍以上了。什麼東西能够更顯出帝國主義經濟的謬誤嗎？這箇英國屬有的廣大的非洲轄地，以人民與金錢的莫大的消耗而獲得，可是在經濟上的重要，則遠在阿根廷的南美共和國一處之下。這是無理由可以假設的，假使這不是英帝國的部分，則它就將停止爲我們出口的市场或我們的原料之供給，不過，就算是他這樣了，對英國商業與工業的結果，還是可以商議的。

保護關稅主義的論爭，就是這箇自由貿易的可驚的結果，并在這

箇保護主義的制度之下，帝國的佔有可以使本國有大量的經濟進口。法國的經營，他是將保護主義與帝國主義大規模的聯合於一氣的，這是證明帝國主義的又是一箇謬誤。法屬非洲對法國工業之重要，是和英國屬地對英國工業一樣的。法屬非洲是爲法國出口的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二間的市場之預備，他們供給法國的進口，也只在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二之間。

這箇佔領非洲的極小的經濟價值，並不是真地這樣可驚。第一，沒有一箇工業極高的歐洲國家，能夠爲他的工廠產品尋得一箇極重要的市場，除非那裏對他們有極切的要求。在非洲的現在情形，他們還不能有這樣的一箇要求。在菲陸的許多部分都是只有極衆的本地人，帝國主義者就把自己陷於幻想了，以爲這些廣大的土人都可以變爲他們工廠產品的消費者。他們忘掉了土人生活的社會的與經

濟的情形。來舉一箇例，英國出產品的計算，英國工業可以賣與六百萬的英屬東非洲及烏干達人民，可是這一箇計算還受著一箇限制，就是這六百萬的土人只能在他的現在經濟情形之下，償付進口的出產品。發付與本地勞動者的工資率是本地人口的購買力的最好的一箇指數。英屬東非洲的平均工資率在戰前每日約二辨士或三辨士。依照這箇工資率計算，本地人口的進款金價之總量，極少超過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註二），而且大約還是不到的。在這箇進款上，土人第一要付的，就是食物與稅捐，除去這兩項之外所剩的就不到二・五〇〇・〇〇〇金鎊了。這一箇評量，是對歐洲貨物的購買最好的觀察。這一件事實不久就實現了，在一九一三年我們就見到這六百萬的人民從聯合國買進的貨物只值一百萬金鎊了。少數的巴克南尼 Park Lane 人民，其購買力遠在數百萬的非洲人之上，所以那

裏是英國工業的一箇很好的市場。

(註二)自然，我是把土人自己生產的貨物之價值，也包括在工資的進款之內的。我是由一箇對東非洲知道很清楚的人告訴我的，上面還是一箇「高得可笑的一箇數表。」

英、法、德三國的帝國主義者又說熱帶非洲屬地，是工業原料的泉源。這又是一箇極大的錯誤。原料的價值產生於這些土地的，實在並不很多。茲以生金論，西非洲是產生最重要的一箇地方。未製造的生金價值之總量，於一九一三年輸入聯合國的，僅值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爲英國工業所用的，約值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鎊有餘。若與價值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棉花原料相比，與價值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羊毛相比。與價值七·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生銅相比，或與價值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鐵礦

相比，其相差之甚，自易明瞭，其從世界之其他部分輸入，正是同時期的。這些數表可以解釋何以我們的非洲屬地，對於我們工業原料的供給只有這樣極小的一箇數目。這些地方的出產，無疑的對於工業自然是很重要的，可是他不能與出產棉花羊毛的地方相比。

在帝國主義者的理論中以帝國屬地爲他的工業原料之源泉的觀察，是帝國主義經濟謬誤最明顯的地方。其理由是這樣，這些屬地沒有把一切的原料去供給於他，因爲沒有一箇歐洲國家他能够不斷他保守其屬地的原料爲他自己的工業所用。這些地方的金礦及農業的產物，均爲歐洲的帝國主義者與聯合公司所搜尋，這不是賣他們的貨物給一箇普通的人，因爲他們不是賣給一箇英國人，或一箇法國人，他們只是要他付一定價格的錢或錫，或橡皮。這一種感覺在甚何進口表上都可以證實的。尼及利亞是英屬非洲的一小部分，那裏

出產金屬：以他佔有的錫礦來舉例。依照尼及利亞為帝國主義佔有的原理，因為他是帝國的屬地，他就有以錫供給英國工業的特殊意義。可是我們一看他的進口表，則立刻可以看到聯合國從尼及利亞進口的錫，僅值四〇〇・〇〇〇鎊，而從玻利非亞 Bolivia進口的，倒有二・〇〇〇・〇〇〇鎊，從阿爾及利亞與達尼司進口的鐵，幾及一・〇〇〇・〇〇〇鎊。假使說尼及利亞是英帝國治下的一處很好的英國工業的錫之供給者，那末這就是一箇很自然的辯論，不在英帝國治下的玻利非亞，是更好的一處錫之供給者，因為它高出尼及利亞四倍以上，阿爾及利亞與達尼司，他們是為法國所有的，但是對英國的鐵之供給，二倍於尼及利亞，自然也是英國極有價值的。

熱帶的佔有對這唯一的民族是大量財富之源泉，不僅對於工業階級如此，即對少數的領事及資本家，也是如此，他們到那裏搜尋土

地，搜尋熱帶的勞動者。在別一方面，對歐洲國家自己，他們要統治非亞兩洲的原由，不是爲利潤，而是爲發展。沒有一箇歐洲國家顯示他對非洲屬地管理的準量的一箇常年表：德法兩國的常年表，常常表示出他的不滿足，這種情形雖然在英國沒有，但是終於不免這樣的事實，假使軍隊遠征及戰爭的費包括在內，那末這被統治的三千五百萬的非洲人，就須爲統治他們的特權階級負很重的稅。

在觀察歐洲及歐洲人對非洲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上的結果上，還有重要的一點，不過可以很省略地來說明。這是到現在誰都承認的，非洲的分割及列強爲非洲土地統治的衝突，在從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的這一箇時期，使歐洲的國際關係上發生很惡劣的影響。但是有少數的人還想怎樣的去維持對非洲的帝國主義政策而鼓勵歐洲國家的政策之威權以對別國。有二十五年的時間，就是法國

讓與英國的重要原因。埃及，及爲尼羅河流域奧尼及爾^{Nubia}的衝突，都是爲了二國間的威權之妬忌，有二次，只少引起了嚴重的戰端。在同時發生同樣的衝突，第一次是爲達尼司的統治，第二次是爲德尼波里 Tripoli，最後一次是爲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在意法兩國間彼此的含着憤恨，這是自然的，以前他們是很友善的，在後爲這箇原因所決定，就使意大利和德奧兩國去聯絡，以備直接的反抗法國了。最後，到歐戰之末，非洲的帝國主義就把他大部的分入於實際的情形了。德國的要求是「太陽下的一塊地方」，這一句成語是包含他的帝國主義者之不平，因爲他沒有得到分割非洲的應得的地方而爲其屬有。這箇要求他是不能滿意地去獲得，除非他能使帝國土地的分割情形混亂了。這是怨恨中的一箇真正的危險因子，牠在德法德英間潛伏生長。這箇潛伏的因子流弊爲公開的衝突，當在爲

非洲土地的摩絡哥的爭奪之中，而且這一箇爭奪是爲將來戰爭的唯一的導火綫。

假使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這樣謬誤地思想他們自己，以爲他們的國家對非洲的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是害多而利少的思想是對的；其害處就是年逾一年的國際間之不安與敵視，戰爭恫嚇，並且只是戰爭；那末好處在那裏呢？我們可以自傲是一箇帝國的人民，因爲我們可以借來福槍及機關槍之助，去征服非洲的野蠻人；有少數的我們的幾百同胞，在被我們征服的地方尋得職業；最後，還有少數的資本家及領事在那些佔有的地方利用其土地及人民以謀賺（或失）錢。

現在還要一論帝國主義對非洲及非洲人的結果。帝國主義者要求歐洲國家分割非洲，而與以本地的法律、秩序、及耶教的祝禱與文

化。這是實在的，歐洲的規律常常就是法律和秩序，這些在非洲都是很顯明的見不到的。不過這種規律的管理在堅執的野蠻的對非人殘殺的戰爭之後及「懲戒的征伐」之後，那末也常常見到的。這箇「法律及秩序」的名詞，實在是一箇太新奇的語句，這種兇暴的野蠻的管理制度，是應用於比屬康果 *Belga Congo*，法屬康果，德屬西南非洲等地，並且在那裏剿滅了許多本地的人民。當歐洲人想到他們很謹慎地把歐洲的戰爭擴展到非洲，而使非洲擾亂入於無政府的及災害的時候，終於感到歐洲人造福的許多困難。

歐洲人把他們的耶教祝福及文化傳入非洲，這是並不真確的。在那裏有一千七百萬的人口中之九百萬是名義上的耶教徒。所以信耶教的人並不少。可是所唯一享受的就是歐洲人可以幫助非洲人通過教育以分割他們的文化之福。但是沒有一箇歐洲國家會真正的爲非

湖人的目的去教導他們。一九一七年的尼及利亞，人口爲一六·五〇〇·〇〇〇，有六十一箇國立學校，八十六箇津貼學校，及約有一千箇無津貼的私立學校。政府每年所費的教育費爲四六·〇〇〇鎊，其全年收入爲三·四九二·〇〇〇鎊。在烏干達，本地人每年付直接稅一八〇·〇〇〇鎊，政府用於教育者，實在沒有幾許；在三·三五七·〇〇〇的人口地方，只有五〇·〇〇〇兒童掛名於教會學校。

歐洲人想以他們的宗教傳入非洲，而忽略把他們的文化精神介紹給土人，所以終於失敗，於是他們繼以他們的經濟制度介紹進去了。這是無足驚異的，因爲由經濟的動機與目的，自然會引起歐洲國家向非洲衝入，而以帝國的管理政策去統治。歐洲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主要性質是（一）生產工具及土地的私有，（二）分人口爲

經濟的階級，例如，地主、資本家、無土地者及無資本者的求工錢的工人。這樣的制度差不多是完全和樸素的非洲經濟制度相反的，這一種制度是歐洲人第一次侵入非洲見到的。大概非洲人都生活於部落及部落的統治與皇帝及首領的統治者之下。工業，爲我們所知，沒有大規模的存在，一箇無土地的或無財產的階級，而以由地主或資本家所付的工錢來生活的，也是沒有的。在那裏，土地常爲部落所公有，即使不是這樣，那末在那裏也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土地私有的意義給我們見到。

這是無可疑的，非洲既已開放而爲歐洲人所深入，那末他的制度自然也就改變了。其問題是在此，在一八八〇年與一八九〇年之間，抓取非洲土地的歐洲政客，是以非洲的經濟制度去適應歐洲。在這時只有很少的事情發生問題。適應與破壞是一箇變更，除出西海岸

的英國屬地以外，歐洲的政客、資本家、商人，都採取破壞的政策。

所知道的全非洲的外觀，因為採取了這些方法，這箇本來的社會及非洲的經濟制度都被毀壞了。而歐洲的資本制度，則緊緊的結聯了非洲。這些方法初現於比利士的康果，繼現於德國的殖民地。土地都從本地人手中奪來，並且為歐洲資本家及聯合公司所併吞。無論直接或間接的壓迫，這些本地人都被迫到歐洲的條例之下去到歐洲的土地工作。這種非常的兇惡與殘暴是與康果的本地人的被剝奪與侵略同來的，幾處德國的佔有，是得到他們遭遇的真正的教訓。這不是兇惡而使制度惡劣，乃是制度引起兇惡，並且這箇制度不是僅限於黎窩波特皇及德國的屬地的；這差不多是非洲的普遍的情形。在任何非洲屬地的剝奪，侵略，及本地人的無形的奴視，除了英

屬西非洲以外，都是爲白人的資本家。僑民所普遍的要求着。在十九世紀之末，法屬康果的全境，也是像比利士的屬地康果一樣受同樣的制度所統制。(註二)土地及其居民交與租界公然而爲其圖利；一切的土地產物都成爲領事的私產；其結果人民就只有去親近領事，爲他作工，以免飢寒。本地人見自己的被剝削與降落，而爲事實上
的奴隸，於是就反叛起來。法國要想把這箇制度緊緊的縛住康果，就只有照以前比利士對康果曾經實行過的那箇同樣的兇惡殘暴的方法。法屬與比利士的康果，是在同樣惡劣的制度中之特殊的方法，縛住非洲的別的地方的，是另外的一些方法。以英屬東非洲的情形來說，那是英國對非洲屬地的一箇特殊的例，是和西海岸不同的。英政府在東非洲從土民手中奪取幾處最好的地方，并把它併歸白人及聯合公司。本地人是交給他們保存了。土地對白人是沒有用的，除

非他能得到本地人爲他勞動，因爲歐洲人是不能在非洲作手工勞動的。本地人向在任何土地上爲自己作工，不願意爲工資去工作，可是現在他們的土地被歐洲人剝奪去了。從此以後白色的居民就對着他們的政府起了要求而迫着本地人爲他們工作了。這可以說是直接的法律的壓迫。還有間接的，譬如把預備軍減少，一直減到本地人的土地不足以供給，於是就壓迫得他非爲白人去作工不可，或者對於不替白人作工的本地人普遍的課以重稅，或者利用部落的機關，壓迫本地人脫離軍隊，去爲白人作工。一切的這些壓迫的方法，都爲白色居民所要求着的，其中有些並且已在進行的。來舉一箇例，本地人對任何土地無法律上的名稱，就是在軍隊裏都是如此，所以有時這樣的情形，軍隊有的土地是從部落取來的，他又賣給了歐洲人。在尼亞西蘭對不爲白人作工的人課以一種不同的稅。英屬東非

洲政府近來發出一箇命令給本地的領袖，那就是壓迫着他們的領袖要他供給勞工於歐洲人，領袖就被迫着去解釋這些命令，本地人就通過這部落的機關，離開他們的軍隊，去到白色居民的農場裏去做工了。因此我們知道這箇英國屬地的剝奪制度，是成爲壓迫勞動者的一箇制度。在戰爭之前，白色居民所付的工資平均率，每日約自二先令至三先令，現在已到七先令或八先令，可見這箇制度的經濟危害是將實現了。

(註一)要知道法屬康果的這些事實，可看 H. D. Morel: *The Black man's Burden* 的第十章。

要保護這些制度的人，其主要的原由不外利用非洲以爲歐洲人謀利，這一種做作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其辯爭就是說一箇下劣的文化應當爲高尚的文化所征服，還有這一層也是很顯明而且合理的，

就是本地人不能利用本地之財富，就應當站在旁邊並且允許歐洲人去利用。這一箇論爭的發端就被事實證其謬誤了。在英屬非洲西岸，是採用殖民統制政策多年的一箇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在尼及利亞的黃金海岸、岡比亞、及塞拉勒窩，英政府曾以其地為本地社會的財產，而和歐人併屬的土地相混合，並且鼓勵本地人在現代的情形下去經濟地應用。其結果則顯示非洲人假使有了這箇機會，就完全能夠發展他的地方成為世界上的一箇自由人的經濟制度，他能夠把他的土地去經濟的應用，並且能夠供給歐美工業及工業人口所需要的農產品。下面的事實很足以證明這一箇情形。英屬西非洲的土人，和自由人一樣的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生產棕仁 (Palmkernel)、可可、本地藥品、棉花、及橡皮等，每人每年能出口自十先令到四鎊或五鎊的一切生產品：在英屬東非洲及尼亞西蘭的土人，是很

不願意而常常在強迫之下，受白人及聯合公司的僱傭，而產生咖啡，本地菓品、棉花、橡皮、油籽及皮革等，每人每年能出口的還不到二先令，有時不到七先令的生產品。自然，西非洲的富庶與豐饒，大有過於東非洲，可是這一箇數目至少可以很堅確地證明本地工人受僱於本地人自己的土地，其經濟的效能，決不會比本地工人在歐洲人所有的土地上，受着強迫地去勞動的效能會得低弱些。

本章參考書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by Leonard woolf.

Labour Party on Africa.

Africa: Slave or Free? by J. H. Harris.

The Black Man's Burden. by E. D. Moral.

The Chartered Millions. by J. H. Harris.

第三章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的亞洲

歐洲人以戰爭、征服、及併吞的方法而去支配非洲人的土地與人民，并吸收其經濟的利益，是一種古代的方法。歐洲國家所併吞的非洲領土及國家，完全是強者奴屬弱者的原始的真理。在近代世界的不久以前，以粗野的物理的壓迫及對別箇男子或女子的法律的佔有，而採取奴隸的形式，那是比較地還不是重要的。近代奴隸經濟的形式，在有情感的人民的良心上，也許要少一點痛苦，不過其結果還是和舊式的完全一樣。

在亞洲的經濟的帝國主義，已經發展到特殊的地點，這是和非洲顯然可分的，也就是我們在本章要特別留意研究的。不過，他比到

我們在前章所研究的簡單的現象，那就要複雜得許多，因此要想在這這箇平略的說明之下，去指明他的幾點重要的性質，那是不可能的。

亞洲的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歷史，是和非洲極相似的。大約在一八八〇年，帝國主義開始爆發，我們一樣的可以看到歐洲國家的侵入，而使亞洲混亂，并發生突然的衝突。在亞洲的有幾箇部分，其所被壓迫的，完全和非洲一樣的原因。歐洲國家的侵入、征服、及併屬亞洲的土地，其所藉口的，及鮮明的經濟的目的，是和別的大陸一樣的。一八八三年法國開始以軍隊攻支那帝國，結果法國併去了東景及安南就是一箇例。一八八六年英國侵入緬甸，廢去其皇帝，併吞其國家，也是一箇例。不過亞洲的大部分并不是用征服及併吞等直接的政策，只有在一九一四年的印度，亞洲的俄國之大部

分，法屬的印度支那，馬來諸國家，海峽殖民地，香港，及爪哇，爲歐洲國家所併屬。但其餘的亞洲，包括土耳其帝國，波斯，中國，及日本，並未受歐洲的爲難與染指。在這些國家中的歐洲文化，尤其在經濟的表現中，侵入最深，但是不是受歐洲政治制度的直接支配的。至於日本，那是例外的一箇完全獨立國，其餘諸國，都在歐洲國家的簡接支配之下。換言之，土耳其，波斯，及中國，雖沒有公開地被分割或併屬，但歐洲諸國的勢力，已帶入於他們，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歐洲的經濟利益的吸收。我在此主張簡略地去考察在侵略中國的這箇過程上的方法與結果，不過有一句話所必須要預先說的，就是爲什麼征服與奪取的制度不用於亞洲諸國。

在戰爭以前土耳其，波斯，及中國的破裂之預言的展起，似乎臨期已經極迫，可是終於沒有實現。其第一的理由無疑的是以獨立的

名義給這些國家而取其實際的利益，當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的十年中，正是帝國主義爆發的第一箇時期，當時歐洲列強正忙於非洲的劃分，同時對劃分亞洲的許多困難工作，亦對他非常注意。可是當時他們所奪到的非洲，並沒有獲得多大的價值，帝國主義者就完全地起了妬忌，並堅決的主張不能公開的瓜分土耳其或中國，否則就是歐洲戰爭的極大之危機。這是很可懷疑的，何以文明的歐洲民衆能夠昏迷地去屠殺別人，搗毀獨立的中國、波斯，及土耳其。經濟的帝國主義又以更好的方法，使歐洲的人對別民族施以極大量的屠殺，直到戰爭的開始，他們要保存小國的獨立，而使世界成民主的平安。可是從戰爭的結果上一看，這確是太早的說話了，在戰爭中已經毀去了許多的獨立國，如土耳其、波斯、中國，及一切的亞洲民族，除了日本以外，都已受著帝國主義的傷痕了。

亞洲民族的征服與併吞，是十倍難於非洲。亞洲的任何地方都有極古的並且極高的發展之文化，更有不同的複雜的政治組織與經濟制度，並且在這些之中並不是都會比歐洲低下的。因此對征服與略奪的反抗，亞洲和非洲是很多的，歐洲列強不久就發現在沙羅門大帝 Solymn the magnificent，丹美南尼 Tamerlane，及唐朝皇帝的子孫，是不可以對烏干達的猛加皇 King Mwanga 或丁布克多 Timb 已言的領袖的那種方法去對待的。自然，在十九世紀之末的日本的興起，是亞洲對歐洲反抗的一箇有力的深刻的表示。日本的西洋化自然是他自己對歐洲的經濟帝國主義侵入亞洲的一箇反動的對抗。日本人努力採取歐洲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制度，由是以保護他自己而對抗政治剝奪與經濟榨取。這一繼續的適應是這樣的快並且這樣的完全，所以日本不但能夠藐視帝國主義的強國，並且連他

自己也插入在他們的中間去了。瓜分中國似乎成爲一箇無限的牽延，因爲當時列強都覺到他們要計算到日本，因爲日本在分取其部分的地位上是最適宜的，而且其強力足以維持的，不只一箇小範圍的戰利地。

這些就是使經濟的帝國主義以很間接很精妙的方法而與非洲不同的原因。不但如此，這些方法的目的與結果，並不是有多大不同的，因爲歐洲諸國以間接的去運用他們的力量，他們還是到亞洲去爲歐洲人而吸收其經濟的利益。我就想在這裏來指明經濟帝國主義的形式的幾點特性，就是列強所排置於中國的顯現的歷史。

這是不可忘去的，經濟帝國主義是一箇文化鬭爭的現象。十九世紀的中國史若是不把這件事放在腦子裏，那是不容易明白的。在十九世紀之初總有三萬萬到四萬萬的中國人在一箇中國的政府，一箇

極複雜的社會制度及經濟制度之下生活著。他們的制度，他們的宗教，他們的藝術和文學，都有很深的古代文化的根底。正是和許多別的民族一樣，他們常常想像他們自己及他們的文化是世界上最貴的，並且他們的歷史就是世界的歷史，這種信仰是由事實撫育的，因為他們所知道的唯一的文化就是他們自己的文化。遠東是索來和歐美遠隔著的，其唯一的民族就是中華民族，他所知道的日本人，高麗人 Koreans，及別的在亞洲的民族，都是受他長期征服的。

可是歐洲社會結構的這許多變化，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工業革命，終於到最後引起歐洲和中國的密切的接觸。新歐洲的經濟制度包括著歐洲人的信仰與欲望，而趨使他們到外面去找尋工業的市場及原料的供給，這些事在前數百年是大都不知道的。這箇新工業制度給他們許多方法，如同汽船，鐵路，及這些商業和銀行的複雜的有力

的組織，布設於他們的經濟的願望與經濟的制度中，使任何人不能夠以政治來反抗他們。

這箇新歐洲經濟制度在中國第一次的衝突可以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看到。中國與西方的工業國家間的這箇外國商業問題，漸漸的成爲尖銳化，中國人他們信仰著他們的文化比到別的民族是一箇無限的超越，他願意與任何野蠻民族不要有什麼商業的關係，可是這生長着的一羣英國、法國、美國、及德國，卻聯合著把中國海岸包圍了，以主持文化爲名，要求他開放門戶，准許西方工業產品的進口。在此，在兩種生活的理想及兩種經濟制度的接觸之間，就立刻起了衝突了。歐洲的商人曾經在有一箇時間訴陳於他們的政府，要以國家的力將歐洲的經濟制度迫用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之初經濟的帝國主義並沒有接受這一箇政策的原則，也沒有歐洲政府允許直接地加

以強力的壓迫或認壓迫爲正當，而去吸收中國的經濟利益，強迫中國爲歐洲商人而開放。不但在一八四二年之初歐洲商人還沒有想利用國家的力量以達其目的，當時的中國人還想以強力阻止在廣東的外國商人的鴉片之進口。一八三九年，中國人要求在廣東的帝國領事將英國商人的鴉片悉數交出，帝國領事不肯允許，於是英國的工廠就被封禁，英國人被逐出於廣東。這就是商人的機會；英國的僑民遭受了損害與傷失，他們的政府自然有要求賠償損失的責任。英國政府採用了他們商人的意見，結果就造成了鴉片戰爭及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在這箇條約中，中國要割讓香港與英國及開放五埠爲通商口岸，並須准許英國在五埠設立代表英國的領事。

在其後的十六年中這箇對爭鬪毫無希望的中國竭力阻止歐洲經濟制度的侵入。巴麥司東 *Palmerton* 在英國有很大的力量，在他著的「

劍橋近代史」中的他的政策，是「第一步以長時期交涉的去壓迫中國人」。在一八五六年英國艦隊屢與法國艦隊相聯絡以壓迫中國。廣東是被佔據了，同時在中國帝國的領事被俘。於是中國就在一八五八年簽訂天津條約，在這箇條約中，中國承認英國派代表駐京（北京），准許在華英的內地居留權，揚子江內准英國船舶通行，並放數埠為英國通商口岸，准其鴉片進口。更有同樣的條約簽訂於法、俄、及美諸國，但是中國取最後的奮鬥以逃避不可免的結果，並拒絕英國代表入京。海陸兩遠征隊佔領了大沽口砲臺，燒燬了頤和園，最後唆使這毫無戰鬥力的中國與歐洲文化對抗，於是在一八六〇年簽訂了北京條約，強迫中國對歐洲開放。

在前節我已經舉出了許多事實，所以讀者總可以明白在遠東所長成的國際問題了。歐洲的新工業及經濟制度的侵入於中國，那是很

顯然的事。在汽船火車還沒有別的國家能夠繼起運用爲一箇政策以抵禦外國人與外國商業的時候，歐洲國家的制度所布置的壓制力，是不可與比的。可是經濟的侵入中國卻造成了一箇極複雜極困難的形勢。中國政府的及經濟的制度與方法，是完全不足以與歐洲的機械的工商業相並論。在這兩種文化接觸中的衝突是很顯明的，而且，假若以武力論，那末中國在歐洲人手中是完全無希望的。但是在歐洲人要「打開」中國的方法上，就有兩條變動的路可以走。第一條是簡單而純粹的經濟侵略；就是將中國開放給歐洲人，讓歐洲整箇的來經營工商業的經濟機關，以他們國家的不可抵抗的政治力量爲後盾，直接地在中國吸取他們的經濟利益。還有一條就是合作的路：歐洲人及他的國家，可以用他們的知識與權力以幫助中國人，以適應他們的政治的經濟的制度，而吸取其財富的一部分的利益，

如此，就是歐洲制度的有力的建設了。

不過其第二條路未嘗不可以論爲是不可能的烏托邦。可是實際並不然；在某一限制的範圍內並非無實施的成功。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賦稅制與關稅制的原則，和凱塞（Julius Caesar）時代的羅馬極相似，因此證明他不足與歐洲商業及商人並論是無可以驚異的。這不但是中國的關稅制對歐洲的商人成爲非常的腐敗；就是他存着的中世的組織，在中國也不足以保持其賦稅權以抵禦外國的進口者。自從一八五四年的私運與偷稅以後，這種事實就成爲規律而多於例外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誠實的商人自然好像受罰一樣。外國領事繼續受他們國民的請求而和中國衝突，尤其在上海，申稱中國破壞條約或背約待遇，當時的中國正值太平軍之亂，是在一種很混亂的情形。在一八五四年發生了這樣困難的事情，那就是英、法、美三國的領

事簽訂了同意，提議上海的海關權要求中國任命外國關稅的檢查員。在這箇同意裏是顯明的表示出這箇任命是「必須要有可以信託，覺悟的資格，並且要有外國語言的智識，必須照條約及海關規則行施，否則他就不能當海關人員」。一箇海關局必須任三箇檢查員，一箇英國人，一箇法國人，一箇美國人，這箇制度繼續在上海施行，四年以後即開展於各條約口岸，一八六三年中國政府任海德先生 Mr. Robert Hart 爲海關檢查官，在他的長期管理之下，全箇海關稅務都被改變了。在海德先生管理下的有兩件事的成功是應得注意的，他接事之初即把事務成爲國際的。在一八六四年，六箇英國人，二箇美國人，一箇法國人，及一箇德國人，共同組織集合的稅率。一九一二年，的執行人員一總計有三百五十四人，其中英國人佔一百四十五，美國人十四，法國人三十二，德國人三十八，俄國人十六，

日本人三十三，其他各國佔五十分之九，中國僅二十六人」。這箇國際的稅務不久就發展成爲他自己本身的一種精神。從這第一次的「海關委員的假定，中國得保持未經特殊條約的允許的一切主權，這一箇假定一直到現在是沒有一箇人會懷疑到要修改的」。換言之，歐洲的海關員以爲爲中國政府辦理事務是他們的責任，這樣可以保護中國人的正當的利益與權利。他們的效力是以外國商人與領事的威權及反抗來從事的，他們是成功了，並且在任何地方都發了內亂，由外國的利益而使中國破壞了，關稅管理他們就可以很堅實的保護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了。（註一）

（註一）本節括弧中的話及諸事實，是採取 H. B. Morse 著的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的第二卷的。

這些事實可以指出歐洲與中國人合作，以適應中國的組織與政府

是很可能的，並且是近代經濟世界所必須的。在現在沒有一箇人會反對東方與西方共同的來管理海關，而最後可以使中國與歐洲都有利益的。可是事實是並不重複的。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用以保護他自身的這箇經濟帝國主義的政策，在任何地方的歐洲人都兇惡地運用他們國際經濟競爭的主義。中國成爲和非洲一樣，變爲一塊經濟利益場，是一箇財富之區，在那裏商人就可以買賤賣貴，財政家可以收取很高的利息。在這一箇利潤與利息的爭鬪中，歐洲任何國家的人，都欣然舉起他們自己國家的權力以謀其自己的進取。

這箇方法開始於一八八四年，法國宣布在安南用保護稅率。這一箇法令是同意法國在南中國的要求，並且這是直接地依照歐洲的帝國主義諸國所定的「利益範圍」的政策公式的。

佛羅Terry曾經在法國經濟地域的會議中辯護過，東景的遠征，是要打開中國行省的富源與人口而使法國經濟侵入的。所以不久就顯露了法國是預備運用他們國家的力量，以期在中國達到經濟的目的。以一八八五年對中國的強迫條約，到一八八七年又繼續訂訂二箇條約，法國就在南中國獲得了經濟地位的特權。法國的特惠權利就是法國所募集的一切貨物可以通過東景與雲南廣西兩省之間，並且在這些地方中國應當建築鐵路，法國與以「他所需要的人員而取得一切的便利」。

這是歐洲國家以其國家之力，為他的人民在中國間接地取得經濟利益的開始。及至十九世紀之末，帝國主義諸國取同樣方向的對中國竭力壓迫，並且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利益追求間，就發生了衝突，在一八八五年及其後的十年間，英法兩國不斷地發生衝突，因為要

求著同樣的土地及經濟的利益，因此在一八八六年中國就被迫承認緬甸 Burma 的英國主權，一八九〇年承認西金 Sikhim 的英國主權。不過由上面的事實的告訴，一八八五年中國政治的破壞似乎不是不可信的，並且歐洲帝國主義的真正攻擊，到十九世紀最末五年，尚未完全發展。於是勢力範圍的政策一鼓進行了。

一八九七年是這箇政策的最高點。俄國佔領旅順與遼東半島，德國佔領膠州灣，英國佔領威海衛，法國佔領廣州灣。這種租借地的被佔領，並不單爲了牠們本身的關係，實際上還爲著實施他們從中國政府所攫到經濟特權，每一箇帝國主義的列強，已無形中劃定了界限，來伸張他們的勢力，像：法國在南方幾省，和英國在揚子江流域，已保有經濟上相當的勢力，這種事業的發生全在承認法、英、德、俄諸國的投資者在他們不同的經濟勢力範圍內與以建築鐵道

或開闢礦山之特權。

最可注意之點，便是這種經濟企業只願在以政府作後盾的列國投資者底利益，竟將中國的利益忍心棄而不顧，有一事實足以證明歐洲各國在中國的經濟侵略上所用的強權，在一八九七年有一比利士的公司，已得承認從北京到漢口建築鐵路，英國人疑心在比利士的後面，還有法俄，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沙里斯勃來（Lord Salisbury）就通知在中國的英使說：「這樣承認的原質，已將不復是商業上工業上的經營，且已變為反抗英人在揚子江流域的利益的政治運動了，你應當知照中國政府，中國若以滿洲的優先權割讓於俄，山東的優先權割讓於德，或以揚子江的特殊權利讓於別國，再對別國開放揚子江，則皇家政府對於中國的利益上的事業，再不能繼續合作了。倘使中國政府願意以英國的資本來經營各省的發展，則英國

將願意與以極滿意的條陳。『當時中國堅執的欲與比利士的公司以建築權，英使就送哀的美致書給中國政府，他知照中國政府說，『皇家政府覺到在鐵路公司的事件上，中國待遇他們已是很不好，現在要求中國政府給與比利士築線的同地位於英國商人，使他們在同時期得築下列各線之權利：天津到江（或可分利於德美），河南到山西，北京到揚子江，九龍到廣州；浦江到信陽；蘇州到杭州（可以展長到寧波）。』當時英政府授給英使的命令說：『除非他們立刻答應了，否則我們願意以反對我國為名，對他有意挑釁來破壞信用，我們決定施行條件，在海軍會議之後，你可酌量時日，要他們回信。』一位美國歷史家說，『中國政府因軍艦集中，便起慌疑。任何事都可讓步，英國也如法泡製，就得到鐵路公司權利，所讓建築權之路線的總長，計二千八百哩，蔓延至十省。與俄國比較

，也有一千五百三十俄里，其他各國不必說了，從英國言，投資機關的戰鬪，卻像獅子的嘴邊去分食，沙里斯勃來卻美其名爲「和平競爭」。

其他列強的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投資者，雖然沒有像英國一般的勝利，得到大部分的戰利品，但是傷心害理的勒索，也不在少數。要把在中國經濟侵略的國際競爭的紛雜的歷史來整理，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的目的上，最主要之點，便是取其結果的要略，投資機關幾年的競爭，引起有政府爲後盾的各國投資家各團體間的繼長增高的凶橫，這種競爭，明證是破滅中國，第一步就不能保全中國的利權，中國的交通事業與礦產，許多抵質與外國投資家，他們的唯一目的在攫取利源。鐵路或路政都在各國的競爭團體之手，在經濟侵略的權利競爭中，爲了建築鐵路，造成許多外債，對於經費的施

用，與中國官吏的中飽，毫沒有充分的限制，去保持其安全，卽有，也祇有極少數，這直是促中國速亡，各種有保障的中國歲入財源，都被抵押外債以取利。中國人，他們自己已是見到，就漸漸地生出民忿，使列國投資者的經濟侵略之氣箴稍殺，但還賄賂中國政府，叫他們絕池而漁，把所有的國有財源獻出。中國人民明知經濟侵略的政策，是很公開的受著帝國主義者的槍斃和軍艦的維護。第一次的結果，就是拳匪之亂的仇視外人的爆發，一千九百年的事實人人皆知，仇外的爆發，終爲列強的遠征隊所撲滅，結果，圍攻北京政府，歐洲的基督教強權，實是直接引起爆發的導線，他們掠奪中國的主權，強逼中國將財產抵押與外國投資家，然後實行其勒索手段，要中國賠償六千七百萬金鎊，作爲亞洲人民阻礙歐洲帝國主義的掠奪，與經濟侵略的罰金。在一八九七年法、德、俄、英攘奪了

中國的領土，還繼續用武力威嚇手段，藉以勒取經濟代價的賠償，終於在一九〇一年勒索鉅款而去，這種見利忘義的行動，已逃不了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本的政治家一致承認歐洲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侵掠與攘取，方才開始工作，倘若日本能熱烈地去幹，不居人後，立刻可以確定要求，得到一部分的贖物，在那時候，帝國主義的列強，對於日本在遠東的利益，發生極大危險，尤其是俄國在亞東發展，割據旅順與遼東半島在一八九七年，他深入滿洲經濟的侵略與勢力，已去日本的門戶極近。並且曾經威脅日本，要剷除他在最近要地的商場，歐洲的攘奪的帝國主義，幫助著日本將一切權力都趨入到軍閥帝國主義者之手，且軍閥早已定有妥善的計劃。和英國聯盟後，屢背一直。居然突然將我國的計劃停止，當時提出要求，竟被拒絕，就和俄羅斯帝國開戰，且打敗他，一九〇五年簽

訂海口條約，戰事才告結束，從此日本遂成爲俄國在滿洲的經濟侵略權的嗣子，也自以爲是一箇歐洲帝國主義的好學生。他用政治壓迫和經濟侵略，至今在中國和遠東還有優勝的地位。

此時中國經濟的衰落，日甚一日，在一九〇五年後，帝國主義列強間，和各投資團體間的爭鬪，卻已改變方針。像這樣的競爭來侵略中國，若把牠歸納到邏輯的結論上去；不但是引起競爭者間的戰爭的蔓延，並且從中國人民裏所壓榨出來的投資利益，也要減少下去，從前的國際競爭，現在一變而爲可驚的國際合作。大部分的投資權利，英的，法的，俄的，德的，目的，以及乎後來的美國，都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在這種制度之下，幾箇投資團體仍有他們的政府作背景，但是對於中國債權的分配，與經濟組織的允許，確是煞費苦心。但其用心，無論如何並不在保全中國的利權，因爲他們聯

合戰線的目的，是在聯合的公共投資利益，在中國人的心理中排斥的觀念還是不斷地繼續，他們覺到直接用武力來排斥外，已歸於失敗，就轉其注意力到政府去，也並不是無理由的，他們聯合起來，專以指摘政府任外人的經濟侵略，在一九〇八年慈禧死後，則監視政府的運動，立刻轉向到民主政治運動去，一九一〇年中預備開國會憲法會議，但此時日本併吞高麗，同時激動了中國人忿怒，且遷怒於政府。

結果，遂有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

可是經濟帝國主義，並不尊重中華民國，中國經濟的衰落，在君主時代宣告開始，在民主時代則趨絕境，歐洲列強與日本，不但根本的不去援助這新建的民國的建設，并且還是繼續地施行他們的經濟侵略制度。更貨鉅款給中國的腐敗軍閥和官僚，挑撥內戰，豢養

這些腐敗東西，使他們各借外債，盡費於養兵和內戰，更簡單地說，飽入宦囊，以逞私慾。日本因中國的內戰，攫到許多機會，藉以保持其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足能使他暫時地減輕在遠東的各國主義底對他競爭，現在他在山東代替了德的地位，在滿洲代替了俄的地位；他在西伯利亞還有大部的軍隊；日本的銀行與投資者已借給中國軍閥鉅大的款項，在他的權威下，足能左右中國的軍閥；在一九一五年，就送哀的美敦書給中國，要求二十一條，結果，他在中國得到偌大的經濟組織的許可。可是日本在這樣的地位上，已造成了中國人，起很凶惡的反日運動，於是抵制日貨的風潮興起，那時候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委實已完成工作；中國的內戰好似土產一樣，不算爲奇；政府的腐敗，已告絕望；財政又紛亂不堪；一大部的中國領土，被外國軍隊所佔領；歲入財源完全抵借外債，因此

政府歲收只能付外債的利息，中國人所得的利益，究極少數，甚至於沒有，其損失之大，真已無窮絕了；外國人用種種朋比的欺騙和壓迫，所以現在中國的交通事業和大部分的礦產，都執在他們之手

本章參考書

- 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A. J. Sargent: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T. W. Overlach: *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
W. W.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K. S. Latourette: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A. M. Pooley: *Japan at the Cross Roads.*
Frederic Coleman: *The Far East Unveiled.*

A. J. Brown: *The Mastery of the Far East.*

T. F. Millard: *Democracy and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第四章

原因與結果

在前面兩章中，已經把政策指示給我們了，這就是我所稱的經濟的帝國主義，是在亞洲和非洲施行的。這一箇顯示，正如我在開始就說的，那是世界運動之一部分，這一箇運動是以歐洲的政治的經濟的制度，引入到非洲兩洲去了。在此，我們有一箇國際的問題，就是環繞在非洲文化及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而為中心的這箇問題。我曾經在我的討論中努力加以證明，我在初即說明使文化或政策活動的，是人類的信仰與欲望。歐洲人和歐洲國家的對待中國與非洲，是受政治的經濟的信仰與動機所決定，由這一箇信仰和動機，歐洲人就向中國和非洲進攻了。

假使我們回轉來考察這些事實與政策一般之結果，把上面兩章分析一下，那末我們就不得不下這樣的結論，就是歐洲的政策是要統轄非洲而侵略其經濟，是要統轄或擾亂中國而侵略其經濟。凡是研究過西方文化下的信仰與欲望的人，對於這種結果是毫不能夠有什麼驚異的。我們所生活的這一箇時期，是很正當的叫做資本主義時期的。這一箇是資本主義時期，因為我們的這一箇社會的整箇的結構，是建立於確實的經濟的動機的。歐洲的社會在現在是可以隨處看得到經濟的競爭的，在這箇競爭中的主要的力量就是資本及資本的所有者。製造利潤，買賤賣貴，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原理，並且這箇經濟的動機接受了這些原理，結果不但決定了資本所有者的活動，並且決定了社會的一切階級的活動，從資本家，到藝術家與工人。

經濟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邏輯的實踐，是到國際主義的原理。歐洲人的走向菲亞兩洲，是我們所說的，係由於這一觀點：「在這兩洲上我們能夠得到什麼利息？什麼經濟的利益？」這箇回答凡是在資本主義學校受過教育的，誰都可以明白；正如歐洲的資本所有者很經濟地爲他自己的利息而從事吸取工人及消費者的利益一樣，因此，白人以近代國家的力量爲武備，以戰爭爲利器，以近代財政，近代的機器工業，近代的機械知識，能夠統一他的支配，於是就爲他自己的利息，很經濟地到未曾發展的菲亞兩洲，開拓其土地與勞動以侵略其經濟的利益了。因此，正和歐洲的國民社會一樣，在歐洲的國民社會中，到十九世紀就顯然的分爲階級，資本家和工人，剝奪者與被剝奪者；同樣，在國際社會上也是如此，顯明地分爲階級，就是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與菲洲及東方的被支配的民族，

一面是統治者與剝奪者，一面是被統治者與被剝奪者。

經濟帝國主義的政策的結果，帝國主義的壓迫，其前途很難視爲滿意與平安。政治的支配，侵略，及經濟的奴屬，從未使他們的犧牲者歡心。六十年的歐洲的規律與文化的幸福之經驗，已經使他們支配的從丁布克多到北京所怨恨了。至於我們，還只是西方諸國的強暴與貪婪的反抗之開端而已。印度與埃及都已經開始對待我們，無限的服從歐洲國家的殘暴的統治與侵略的，既不是亞洲的國家，亦不是非洲的國家，時候一到，就只能以「管理之兇暴的戰爭」，以機關槍，炸彈飛機，去保持他的統治。英法兩國自從戰爭以後已經從事擴展他們的經濟侵略制度到廣大的非洲及東方的中部去了。我們一定可以見到這種事實，受支配於西方諸國的「支配民族」的威權，必定年增一年，同時偉大的資本主義帝國如英法，必定竭力

以武力保衛而反抗西方的敵人，並以武力安置他們在菲亞兩洲的僑民。

這些保衛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人，將辯論說這與制度並無實際的變動。假使人們是無可避免的要繼續保持這一箇錯誤的信仰，在帝國主義之下以災害的動機去活動的，那末這一點意見也只是—箇修正而已。因為在這裏還有一箇別的並且直相反對的制度開展於歐洲人民及列強之前，這是一箇事實，他們已經獻他們自身去做作這箇極正式的莊嚴的態度了。大戰之末有和平條約的結合，差不多全世界的國家都在這協約國盟約上簽字。盟約的第二十二條論到亞洲土耳其帝國的土地及德國的非洲屬地。這是以這些土地組成爲一箇系統以衛護西方列強的，這是帝國主義的對象，命令的制度。命令制度的原理可以把它分述如下：菲亞兩洲地方的人民之一幸福與發

展」，「形成一箇神聖真誠的文化」，「這些人民的保護，應當委託於先進的國家，……並且這箇保護應當由他們用以命令作爲協約的」，並且「爲要妥當的完成這箇真誠，應當把他包含於這箇盟約裏的」。

自從簽訂了這箇盟約以後，列強的政客對盟約的這部分無論在精神或文字上，都未曾加以注意而去誠實的實行。這箇協約，如今日所存在著的，及它的命令制度，兩箇都是虛偽的，其第二十二條顯明地是英法兩國要獲得土地之承認而在菲亞兩洲作經濟的侵略。這是無可驚奇的。協約國中的諸國，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盟約中的簽字的政客，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那些名義之下的人民，他們簽約接受資本主義的信仰與欲望，是他私有財產及他們公共政策的原理。西方諸國既是久已組織了這箇原理，並且人民也接受資

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欲望與信仰，自然他們不會把菲亞兩洲的人民與土地及他們的「神聖真實的文化」去注意，而只把他們視為取以從摩蘇爾 Mosul 煤油生利或以獲得賤價土地及賤價勞動的一塊地場了。

但是人類永遠不變更其信仰與欲望是並不真確的，而且，假使他們這樣的去觀察了資本主義及經濟帝國主義，那末命令制度當已經在菲洲、亞洲，及西方文化之間的關係上開展出一箇新的時代了。我願意在這最後的幾頁裏面作一箇簡短的考察，命令制度的出路可以應用於兩箇情形，這在前面的兩章內我們已經研究過了，就是菲洲和中國。

第二十二條所寫的是，菲洲及亞洲某部之人民，「在現代世界的這箇狂奔的情形之下，他們自己是還不能夠自立的」。在這箇意見

上我們是有很多可以評論的，非洲人及就使很文明的中國人，在世界的大變動中，在工業的及別的歐洲的發展的結果，他們不能夠把他們自己去適應。他們和歐洲之間的調和，去適應他們自己於新的環境，是很顯明的需要歐洲人的許多幫助。尤其，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一箇五十年的長時期，已經把非洲帶入無智，困窮，及經濟奴隸之深淵去了，把中國驅到無政府的及經濟的擾亂去了。歐洲人必須不再作有害的幫助，而且是愈早愈好。

因此條約中所提議的，「這些人民的幸福與發展」是將公認爲是「神聖真實的文化」，而這箇真實是應當受協約諸國的執制的。這箇協約必須援助這些民族以適應狂奔的現世界以完成它的真實。有些人民，如中國人，及幾乎一切的亞洲人，都有治理他們自己而成爲獨立國家的能力，他們能夠照着歐洲人去誠實的管理或精巧的告

誠與援助，並且爲了這箇意義，他們必須發展他們國家的經濟。更如非洲人，他們是可以說完全沒有管理他們國家的地位的，所以需要以命令的統治，其主要目的是要開發他們的物質幸福並教導他們以統治他們自己。

誰能將這箇普通的制度應用於中國與非洲呢？這箇盟約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政客所採用的，他是盼望着以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蒙蔽政策以吞併，主張協約在任何情形都應當委受命令區域與某國以爲他所命令。這一箇提議的目的是很顯然的。英國要發命令於德屬東非洲及美索不達米亞，法國要對岡未浪·Cameroun及敘里亞的命令；除了德屬非洲及美索不達米亞的一部分將爲英所有，岡未浪及敘里亞的一部分爲法統治外，世界將復原狀。但是假使這箇命令制度真地實行於許多進步的亞洲諸國，如中國及敘里亞，那就不需

要任何國家的命令，中國，如我們說過的，他是充分的能夠照著歐洲人的告誡與援助去經營他們自己的事業的，他也許需要精密的管理者的幫助以適應他的統治系統於現代時勢。他所需要的那種幫助，是實際的給他國際條例，他今日所需要的尤其是他的財政的改造，全箇的運輸系統的改造，礦產的開發，及教育的發展。並且他還要仿照歐洲及美國，把資本作一箇廣大的計算，這是要發展他的經濟的源泉的，一切這些幫助都是可以給他的，規定協約本身誠意地接受「爲中國而治理」，並且使中國人的「幸福與發展」成爲一箇協約及文化的「神聖的真實」。假使協約是一箇誠意的協約，並且不是由強國把持的，其全箇的目的是要開拓中國的經濟及中國的財富，那末在將來可以採取下面的步驟：

(一) 歸還近五十年來所取於中國的一切土地。

(二) 誠意地實行開放中國門戶的原理。

(三) 歸還苛求中國的一切鐵路及經濟的割讓。

(四) 阻止列強把持的財政之內亂。

(五) 幫助中國使他們的財政走上軌道。這是需要一箇國際的借款給中國，並且還要幾箇協約的有力的監督與管理。

(六) 還要以歐洲的精美的顧問供給中國，以爲改造中國的鐵路系統，開發其礦產教育等。

要將這公布的盟約應用於非洲，是有幾多不同的。此處必須對這箇國家的治理負指導的責任。有許多人以為協約自身是不能從事實際的土地管理的，必須將它的信託委之於單獨的某一國家。協約不能通過國際委任而管理土地，這是沒有真確的理由的，不過這箇系統還是要以某國去工作而作爲協約的命令，規定協約明確地記錄其

原理，管理是要進行並保持其力量，以察其是否嚴確地照命令的條例實行。在此情形中，假使協約其地爲非洲管理的唯一原理，爲非洲的「幸福與發展」的，那末在非洲他可以取下面的步驟：

(一) 宣布土地是本地社會所有的，並且阻止歐洲人對土地的割據。每一箇本地人的家族，都應當有他的充分的土地以爲其自給。這些歐洲人在前已經割據的土地要是不能允許歸還，那末應當把割據地撤消或再買，重入爲實足的割讓地。應當鼓勵本地人以各種可能的方法去經濟的運用土地，尤其要預備農業的教育，精巧的工匠，模範農場等。

(二) 絕對禁止任何種類的強迫或壓制的勞動，及歐洲人對本地人的各種勢力與壓迫。

(三) 從經濟自由及政治自由的觀點去教導非洲人。是最重要的

責任。其目的是要在「狂奔的現世界」中，給非洲人在他們的地方所得不到的知識。這就需要充分的初級小學，可以使任何一箇非洲兒童能夠得到初級的教育；高級教育及技術教育，是要教導本地人成爲一箇專門家，農業專家等，並且在他們的國家之政府中，與以完全的管理機關。

(四)不久就要給本地人以自治，並且漸漸的發展爲一箇完全能夠負責的政府系統。

——完——

▲外交叢書▼

近代 弱小 民族 被壓 迫史	帝國 主義 及獨 立運 動史	帝國 主義 侵略 中國 痛史	日本 帝國 主義 與中 國	中日 比改 正條 約交 涉史	列強 在改 正條 約之 勢	帝國 主義 之真 面目	日本 侵略 山東 滿蒙 痛史	英帝 國主 義與 中國 論集	不平等 條約 喪失 史	中國 土地 條約 喪失 史
胡石 明著	胡石 明著	唐守 常著	邱培 豪著	李長 剛著	李士 剛著	胡石 明著	唐文 蓀著	唐文 蓀著	張廷 瀨著	唐守 常著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實	實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洋
四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五角	六角	八角	二角五分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一九五五年 四月 廿 日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出版

帝國主義
經濟侵略下的
非洲和亞洲

△(全一册實價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陸費)

不 准 翻 印

分 發 行 所

譯者 校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南京 遼寧 徐州 廣州 長沙 汕頭 北平 梧州 哈爾濱 漢口 天津 重慶

大 東 書 局

駱笑 蒙帆 粟裕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沈駿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九十九號 大東書局

528
773684

